

社会群体的实体性：回顾与展望*

杨晓莉^{1,2} 刘力² 李琼² 弯美娜²

(¹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兰州 730070)

(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摘要 社会群体的实体性是指群体被知觉为一个真正独立存在的有意义实体的程度。它受到知觉者、社会情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实体性在群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它影响着认同、刻板印象、偏见和群际冲突。实体性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绝对积极的或消极的群体特征, 它主要取决于知觉者与群体的关系性质和其所处的情境。对中国研究者而言, 如何让实体性最大可能地发挥积极作用, 以利于群体关系的和谐是未来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实体性与群际关系的研究, 为解决中国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也是未来可以关注的方向。

关键词 社会群体; 实体性; 群际关系

分类号 B849:C91

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 每个人也都隶属于几种不同的群体。例如, 宗教群体、性别群体、年龄群体、民族群体、地域群体和职业群体等都是常见的群体。那么, 人们是如何感知社会群体的? 对群体的心理感知又如何影响群际关系? 社会群体的实体性研究就是基于群体认知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的。群体的实体性指的是人们感知到特定群体是一个真正实体的程度, 而非个体的集合(Campbell, 1958)。许多研究表明, 实体性影响着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群际冲突(Castano, Yzerbyt, Paladin, & Sacchi, 2002; Lickel, Miller, Stenstrom, Denson, & Schmader, 2006; Spencer-Rodgers, Williams, Hamilton, Peng, & Wang, 2007)。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述评, 旨在推动国内关于群体心理学的发展, 为加强群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许多新的群际现象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 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1 实体性的概念

群体的实体性概念是由 Campbell (1958) 首次提出, 用以表示社会群体被知觉为一个实体的程度——一个真正的、独立存在的群体的程度。Campbell 认为, 实体性是一个连续体, 其一端是群体被知觉为松散个体的集合(例如, 一组等候公交车的人), 另一端是群体被知觉为一个真正独立存在的有意义群体(例如, 足球队); 任何社会群体都可被知觉为这个连续体上的某一点, 该点就代表群体的实体性程度。受格式塔理论的启发, Campbell (1958) 认为, 从知觉者的角度来讲, 群体的实体性受到群体成员的邻近性、相似性和共同命运原则以及群体的显著性(salience)而影响。在此基础上, Lickel 等(2000)研究者认为, 不同类型群体的实体性程度不同。他们根据群体成员的共同目标、共同结果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区分了四类群体: 亲密群体(如家庭)、任务群体(如陪审团、摄影协会)、社会类别(如性别、民族、宗教群体)和松散关系群体(如一组银行排队取款的人)。研究发现, 亲密群体比任务群体的实体性高, 任务群体比社会类别群体的实体性高, 松散群体的实体性最低(Licke et al., 2000)。

尽管群体的实际特征与知觉到的群体特征之间存在着差距, 但实体性就像“美丽”(beauty)一

收稿日期: 2011-02-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1021);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

通讯作者: 刘力, E-mail: l.liu@bnu.edu.cn

样,主要存在于知觉者的眼里(Yzerbyt, Judd, & Corneille, 2004)。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体性实际上是一种知觉到的特征。例如,研究者认为,实体性是社会团体被知觉为具有一致性、统一性、组织性和有意义的群体的程度(Hamilton & Sherman, 1996);实体性是“对一些个体以某种方式结合而组成一个群体程度的知觉”(Castano, 2004)。

Rutchick, Hamilton 和 Sack (2008)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释社会群体的实体性:动力性视角和类别性视角。前者认为,群体的实体性主要源自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模式;后者认为群体实体性作为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源于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群体内部成员的相似性判断。与这一区分相类似,有研究者(Brewer, Hong, & Li, 2004; Ip, Chiu, & Wan, 2006)认为,群体知觉的本质论(essentialism)和主体性(agency)都可以促进群体的实体性知觉。本质论强调知觉者寻找最根本的相似性,例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关系。在本质论框架中,群体性的知觉来源于共同的、内在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是不可变的、固定的。主体性强调知觉者注意群体成员的内部关系,在主体性框架中,群体性的知觉基于群体成员之间的共同目标和协调行动的出现。本质论和主体性促进了知觉者不同的信息加工倾向,对于实体性的知觉都很重要。例如,一支黑人足球队就是本质论和主体性都很高的群体,因此,这个群体往往被知觉为高实体性群体。其实,在这里,动力性要素对应于主体性,都强调群内成员的互动性;相似性要素对应于本质论,都强调群内成员的相同性,并与外群成员相区分。

由于实体性的概念较为抽象,界定不太明晰,其测量问卷也有很多个版本。为了便于理解,下面列举两个简单问卷。一些研究者(例如, Castano, Yzerbyt, & Bourguignon, 2003; Sacchi, Castano, & Brauer, 2009)测量群体的实体性用了以下6个项目:(1)“N 群体成员具有很多共同特征(N 代表某一具体群体)”;(2)“N 群体成员内部具有较强的联结”;(3)“N 群体成员内部有较多的相互合作”;(4)“N 群体成员具有很多相似性”;(5)“N 群体具有很多共同的过去经验”;(6)“N 群体成员有强烈的相同命运感”。而另一些研究者(例如, Spencer-Rodgers, Hamilton, & Sherman, 2007)则用了以下8个项目:(1)一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更具有“群

体”的特征。你认为 N 群体的“群体性”特征程度如何?(2)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 N 群体成员感到他们是群体的一部分?(3)N 群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性如何?(4)N 群体的组织性如何?(5)N 群体成员的相似性如何?(6)N 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如何?(7)N 群体成员为了实现群体目标,其群体互依性如何?(8)N 群体对于群体成员的重要性如何?”。

总之,实体性是人们感知到社会团体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程度,这一概念似乎涵盖了这样几种特性:群体性(groupness)、相似性(similarity)和主体性(agency)。但是,它又不能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来代替(Yzerbyt et al., 2004)。

2 影响实体性感知的因素

2.1 情境因素

对于同一个群体,实体性感知并不总是稳定的。一些情境因素会直接影响实体性的知觉。例如,死亡威胁会提高群体的实体性感知,当死亡威胁被唤起时,人们更可能将内群体视为一个实体,且增强对内群体的认同(Castano et al., 2002)。也有研究发现,不确定性情境也会提高群体的实体性(Hogg, Sherman, Dierselhuis, Maitner, & Moffitt, 2007)。当个体感到不确定时,人们渴望更强的内群认同,而提高内群体的实体性可以直接提高内群认同。死亡威胁或不确定情境下人们认同内群体是为了在内群体中共享文化世界观,加强与内群体的联系并提高内群体的实体性对于确认并维系文化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化世界观的维持对于减缓死亡或恐惧焦虑具有重要作用。

2.2 知觉者的主体因素

有研究发现,知觉者的思维方式可以影响群体的实体性知觉(Rutchick et al., 2008)。研究者诱导被试相信同一个群体(例如,蜜蜂)是:(1)动力性群体;(2)类别性群体。然后,检验被试在每一种诱导条件下自由回忆的关于蜜蜂群体的特点。结果发现,当诱导被试相信蜜蜂具有很多相似性,被试回忆和报告了较多的相似性词汇;当诱导相信蜜蜂具有很多的互动性,被试报告了更多的动力性词汇。研究者认为,类别性和动力性群体的区别主要在于知觉者的头脑中。在我们的观念中,任何既定群体都可以被建构为类别性或动力性。因此,改变知觉者的心理因素可以提高或降低实

体性知觉。

2.3 文化与沟通

关于文化与实体性的研究大都表明,相比西方人,亚洲人认为社会群体具有更强的实体性。例如, Brewer 等(2004)发现,相比美国被试,中国香港人认为群体更具有主体性; Spencer-Rodgers 和 Williams 等人(2007)也发现,相比美国被试,中国被试对熟悉群体和非熟悉群体知觉为更具有实体性,也易于根据群体成员身份进行更强的刻板化的特质推理。Kashima 等人(2005)探讨了社会群体的实体性感知的文化差异。他将实体性区分为本质论和主体性,并将家庭、友谊群体和社区这三个社会单元在三个英语语言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和亚洲的三个国家或地区(日本、朝鲜和香港)以及两个欧洲国家(比利时和德国)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群体在东方文化中更易被知觉为主体性,本质论程度更高。

为什么相比西方人,东方人对群体有较高的实体性知觉? Kashima (2004)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中沟通对实体性的影响。他指出,交流有助于提供真实感,会使人们感知到更高的实体性。由于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社会群体的重要性,且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社会认同来描述自己,因此,这种与社会群体有关的更频繁的交流提高了人们对社会群体的实体性感知,导致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社会群体比个体主义文化中的社会群体具有更高的实体性。

3 实体性的社会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实体性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大量研究探讨了实体性与群体认同、群体认知、群体态度和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为从群体知觉视角理解群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窗。

3.1 实体性与内群体认同

研究表明,越是实体性高的群体,个体的群体认同越高。例如,民族和宗教是群体身份的重要标识。宗教有许多功能,除了提供积极认同、确定感和归属感外,它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世界观和意义感,信仰者的生活按照能够提供确定性和意义感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和宗教活动来组织。因此,宗教群体通常是具有较高实体性的群体,人们对于该群体的认同很高(Verkuyten & Yildiz,

2007)。

那么,提高内群体实体性,增加群体认同的优越性在哪里? Sacchi 等人(2009)以美国和意大利的公民为被试,探讨了内群体实体性与意向性归因以及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群体实体性与意向性归因和知觉到内群体提供的安全感正相关。这说明增加内群体实体性知觉提高了国际情境中安全性的知觉,减少了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感。对内群体的实体性较高的评估是有效的安全资源,无论在实际的还是符号性的、想象的水平上都可以满足个体的保护动机需要。高实体性群体是具有吸引力的群体,高实体性群体能够提供一缓解生存焦虑的保护伞。

3.2 实体性与刻板化

研究发现,实体性在对外群体刻板印象的信息加工中起了核心作用 (Spencer-Rodgers & Hamilton et al., 2007)。高实体性群体往往被视为具有一致性、组织性和相似性的群体,这就促进了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化。如果群体被知觉为具有很强的实体性,知觉者更可能发展和运用刻板化知识,更可能把知识、信念和期望概化到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中。例如,一项研究中,研究者 (Spencer-Rodgers & Hamilton et al., 2007)调查了实体性、同质性(homogeneity)和本质论、主体性等不同的群体知觉变量对任务群体和社会类别群体的刻板化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无论对于任务群体还是社会类别群体,实体性和其他所有群体知觉变量都显著预测了两个群体的刻板化;但是,实体性对于刻板化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实体性在其他的几个群体知觉变量与刻板化关系中起了关键的中介作用。也有研究(Spencer-Rodgers & Williams et al., 2007)探讨了文化、实体性知觉与刻板化表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以中美大学生为被试,以虚构群体和非熟悉群体为评定对象。结果发现,相比美国被试,中国被试知觉到的群体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形成了较高的刻板化群体印象;而且,实体性在文化差异与刻板化加工之间起了中介效应。研究也发现,当面对实体性群体时,社会知觉者会过度估计群体特征对群体成员的影响而忽视情境因素,也会导致更多的整合性加工 (Hamilton & Sherman, 1996)。这表明,普通人常常持有的是关于群体的刻板化表征,而不仅仅是社会群体本身,实体性是预测对外群体刻

板化的最为直接有力的变量。

实体性的研究为群体成员中的个体印象是如何受到关于其他群体成员信息的影响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在群体成员之间传播提供了有效解释(Crawford, Sherman, & Hamilton, 2002)。高实体性群体中的成员被视为具有很强的可置换性(interchangeability), 这种群体刻板印象的归纳可以被毫不区分地运用到该群体的个体成员中, 对于该类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推理也会受到这个群体的总体印象的指导。例如, 如果对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包含了敦厚这样的特质, 那么, 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被视为敦厚, 而不管哪种行为具体与哪个个体有关。而对于低实体性群体成员来说, 形成群体成员的印象则必须要个体化地加工和学习。

3.3 实体性与偏见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偏见是一种群际效应(intergroup effect)。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 偏见的出现是基于群际边界的显著性, 当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限显著性增加时, 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随之增加(Tajfel, 1978)。如前文所述, Rutchick 等(2008)提出了实体性的两个视角: 动力的实体性和类别的实体性。前者认为, 群体形成来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社会互动模式; 后者认为群体作为一个可比较的建构, 来源于群际之间的相对差异性判断。这两个视角都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是偏见的前提条件。但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似乎更侧重从类别性视角来解释偏见。

值得指出, 在 Gaertner 和 Schopler (1998)的研究中, 偏见侧重指内群体偏好, 内群体偏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外群体贬抑。他们认为, Campbell (1958)的实体性概念实际上描述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系, 并提出了内群体实体性(ingroup entitativity)的概念。内群体实体性作为一种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结可以从动力性的视角提供对偏见的解释。其观点是: 偏见可视为群体单元(group unit)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 偏见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基于群内互动过程而非群际比较过程。增加内群体的实体性可以直接增加内群体偏好, 但并不直接导致到对外群体的贬抑。根据自我与他人的联结程度, 自我的积极情绪可以拓展到与自我联结紧密的内群体成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对外群体持有消极情绪。他们基于小群体实验研究,

采用 2 (群际关系: 竞争、中性) \times 3 (群内互动: 成员互动程度高、中等和低) 的被试间设计, 考察了内群体实体性和偏见(以被试给内外群体成员分配金币的数额和情绪状态作为测量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 不管群际关系如何, 相比没有经历群内互动的成员, 经历了群内互动的成员有较高的内群体实体性知觉, 内群体的实体性直接提高了内群体偏好。同时, 内群体实体性知觉在群际界限的显著性对内群偏好效应中起了中介作用。这说明, 尽管偏见随着群际界限而变化, 但内群体实体性更可能是偏见的最邻近因素。界限显著性会影响到知觉到的内群体实体性, 进而影响内群体偏好(Gaertner & Schopler, 1998)。

有研究者还从恐惧管理理论视角发现, 人们在死亡威胁条件下显示了更强烈的内群体认同, 知觉到内群的实体性更强, 内群体偏好也越强; 而且, 知觉到的内群体实体性在死亡显著性操作对内群体偏好中起了中介作用(Castano et al., 2002)。人们为应对死亡焦虑, 更需要文化体系的信念, 并遵守文化价值观。当个人死亡显著性提高时, 个体会表现较高水平的内群体实体性, 提高内群体的实体性知觉并加强与内群体的偏好对于确认文化世界观是非常重要的, 可缓解死亡焦虑。这些研究都说明, 内群体实体性是偏见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

上述两个研究主要探讨了内群体实体性知觉对偏见的影响, 一致认为实体性是偏见的中介条件。但也有研究发现, 实体性是偏见的结果(Newheiser, Tausch, Dovidio, & Hewstone, 2009)。因为刻板印象可能导致对群体成员的过度概化, 所以这就导致了对外群体的较高的实体性知觉, 这一观点也能够扩展到其他群际变量, 例如, 偏见。提高偏见也会提高实体性感知。Newheiser 等人(2009)发现, 支持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可以增加知觉到的外群体实体性, 由于知觉者运用了对外群体的偏见, 因此, 知觉到外群体成员似乎相互联系更紧密, 实体性更强。

3.4 实体性与群际冲突

群体冲突的形式之一就是替代性报复(vicarious retribution)。所谓替代性报复是指在群际冲突中, 个体将自己与受害者知觉为同一个群体时, 即使个体本身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也倾向于对施害者所在的群体进行报复和惩罚。

即进行报复的代理人或惩罚对象都没有直接卷入到原来的群际挑衅(Lickel et al., 2006)。也就是说,个体间的冲突延伸到个体所属的两个或几个群体的其他人中间。有研究者(Lickel et al., 2006; Stenstrom, Lickel, Denson, & Miller, 2008)发现,内群体认同越高,则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越高,那么,替代性报复的力度越大。内群体认同不但能够直接预测对外群体的替代性报复,也能够通过对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而间接预测替代性报复。这表明,不仅内群体认同,而且对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都能使得原来个体水平的冲突扩大为群体形式的冲突。对外群体报复的程度受到知觉到的外群体实体性的影响,这种知觉可能来自于外群体密切的人际互动,也可能是来自于外群体成员的相似性。实体性知觉影响人们报复的原因在于这样两条逻辑(Lickel et al., 2006): (1)外群体所有成员都对内群体成员的伤害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他们不是纵容就是唆使; (2)当外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出现攻击或消极行为时,人们也倾向于推断外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也具有攻击或者其他恶劣的品质。

有研究者还将分裂意向作为群体冲突的指标,探讨了实体性与分裂意向之间的关系。例如,以企图从英国教会分离的分裂主义分子(schism)为对象的田野研究表明,分裂的第一步是由于新的规范从根本上否认了一些群体成员原有的群体信念和价值观的本质,这导致了群体认同被颠覆的信念,这种信念提升了较强的负性情绪和降低了对该群体的实体性知觉,最终增加了分裂意向。也就是说,分裂分子关于原来群体认同的核心方面被新规范的提议和旧规范的根本性改变的知觉而颠覆,这种知觉直接降低了群体的实体性知觉,进而促进了分裂意图(Sani, 2005; Sani & Todman, 2002)。这些研究都说明,群体的实体性知觉对分裂意向有着明显的直接预测作用。

4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实体性是社会群体被知觉为一个实体的程度,它受到群体因素、知觉者因素、文化和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实体性在群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当个体把内群体知觉为实体性高时,可以增加对内群体的认同和偏好,这加强了个体与内群体其他成员的联结;另一方面,

对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增加了偏见、集群行为和群际冲突意向。因此,就实体性本身而言,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积极或消极的特征,它的价值取决于关系情境(Castano, 2004; Sacchi et al., 2009)。如果内群体与外群体具有竞争关系(例如,两个群体要参加一场足球比赛),那么,较高的内群体实体性知觉有利于内群体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去参赛,也有利于内群成员把外群成员的行为知觉为更具威胁性,这样可以增加赛事的激烈程度;如果外群体与知觉者的内群体具有冲突关系(例如,在群际冲突情境中),那么,提高内群体或外群体的实体性将导致更消极的群际关系(例如,群际冲突更强)。当外群体是盟友时,实体性知觉将导致积极的期望,由于同盟几乎是内群体,当谈到内群体时,强烈的实体性知觉有利增加群体团结,此时的实体性可以视为有效结盟的基础。显然,一些情境需要提高内群体(或外群体)的实体性,一些情境则需要降低内群体(外群体)的实体性,然而,群体的实体性知觉有时不易改变,这就给改善群内关系或群际关系带来了很大困难。

鉴于社会群体的实体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建议未来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探讨群体实体性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要针对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有关应用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首先要关注实体性与群体认同、刻板印象和偏见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上所述,已有许多研究发现内群体的实体性可以提高群体认同、刻板印象和偏见,但少有研究关注群体认同、刻板印象和偏见也可能增加群体的实体性知觉。在理论上,内群体的认同越强,更容易知觉到该群体是实体性更强的群体;刻板印象导致对群体成员的过度概化,群体偏见更强,可能导致人们知觉到群体成员的互动更多,更加相似,实体性更强。因此,群体认同、刻板印象、偏见与实体性可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第二,应关注知觉风格或人格因素对于实体性知觉的影响。群体的实体性实际上是一种知觉到的心理特征,那么,除了情境因素、刺激本身的特点之外,人格因素或知觉风格可能会对群体的实体性具有一定影响。例如,对于场依存性或场独立性人格来说,实体性知觉可能会有不同。场依存性强的人,独立性差,容易受暗示,社会敏感性强,爱好社交活动,喜欢群体成员的互动,

这类成员可能更容易知觉到群体较高的实体性；相比而言，场独立性强的人，有极大的独立性，不易受暗示，社会敏感性差，喜欢独处，这类成员可能更容易知觉到群体较低的实体性。此外，认知闭合需求可能也会影响群体的实体性感知。认知闭合需求高的人来说，对模糊性情境的容忍度较低，他们有强烈地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愿望。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闭合与过度概括化和刻板印象存在显著正相关(Dijksterhuis, van Knippenverg, Kruglanski, & Schaper, 1996)；高认知闭合的人更容易知觉到群体成员存在共同的内在本质(Keller, 2005)。可以推论，高认知闭合的人可能更容易知觉到群体较高的实体性。

第三，建议对实体性与群际关系变量之间的调节因素进行探讨。已有很多研究探讨了实体性会直接影响认同、偏见等变量。但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边界条件(即调节变量)还很少探讨。是否在某些条件下，实体性与群际关系变量之间的关联更强？在某些条件下关联较弱？甚至不关联？未来研究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性探讨。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纵向的时代变迁和横向的社会分层使得群际关系日渐复杂(王芳，刘力，许燕，蒋奖，孙晓敏，2011)。因此，我们必须格外重视实体性与群际关系的应用研究。例如，对于民族关系和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都可以实体性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和干预。民族关系问题既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心理学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刘力，杨晓莉，2011)。加强对民族与国家的实体性研究，有助于避免民族冲突并促进各民族的合作与融合。有研究表明，降低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有利于降低群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激烈度(Lickel et al., 2006)；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提高公民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实体性知觉，能够增强国家认同，并改善民族关系(Sacchi et al., 2009)。我国是汉族占人口大多数，并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如何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开展基于我国现实的民族关系研究，对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合作的机会，提高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实体性知觉，进而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具有共同性：原本是发生在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体间冲突，

但后来扩展为规模性的群体性冲突。那么，个体间的冲突为何会延伸到他们所在的群体？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冲突中个体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也被知觉为负有连带责任，进而产生替代性报复。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就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对于相关内外群体的实体性知觉较高。因此，探讨实体性与替代性报复之间的关联机制，不仅能够为由个体冲突演化为群体性事件提供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也是对实体性与群际冲突研究的理论贡献。从媒体宣传的角度来讲，在报道有关新闻事件时，应尽量淡化冲突双方的社会群体身份，尤其要避免简单地贴标签而强化受众对有关群体的实体性知觉，这是遏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 刘力，杨晓莉。(2011). 民族冲突的社会心理机制. *心理学进展*, 19, 803-808.
- 王芳，刘力，许燕，蒋奖，孙晓敏。(2011). 社会心理学：探索人与社会的互动、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 26, 640-649.
- Brewer, M. B., Hong, Y. Y., & Li, Q. (2004). Dynamic entitativity: Perceiving groups as actors. In V. Yzerbyt, C. Judd, & O. Corneille (Eds.),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percep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homogeneity, entitativity, and essentialism* (pp. 25-3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Campbell, D. T. (1958). Common fate, similarity, and other indices of the status of aggregates of persons as social entities. *Behavioral Science*, 3, 14-25.
- Castano, E. (2004). On the advantages of reifying the ingroup. In V. Yzerbyt, C. M. Judd, & O. Corneille (Eds.),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perception: Perceived variability, entitativity, and essentialism* (pp. 381-400).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Castano, E., Yzerbyt, V., & Bourguignon, D. (2003). We are one and I like it: The impact of ingroup entitativity on ingroup iden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735-754.
- Castano, E., Yzerbyt, V., Paladino, M. P., & Sacchi, S. (2002). I belong, therefore, I exist: Ingroup identification, ingroup entitativity, and ingroup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135-143.
- Crawford, M. T., Sherman, S. J., & Hamilton, D. L. (2002). Perceived entitativity, stereotype formation, and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group memb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076-1094.

- Dijksterhuis, A., van Knippenberg, A., Kruglanski, A. W., & Schachter, C. (1996).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Need for closure effects on memory and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2, 254–270.
- Gaertner, L., & Schopler, J. (1998). Perceived ingroup entitativity and intergroup bias: An interconnection of self and othe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8, 963–980.
- Hamilton, D. L., & Sherman, S. J. (1996). Perceiving persons and group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 336–355.
- Hogg, M. A., Sherman, D. K., Dierseluis, J., Maitner, A. T., & Moffitt, G. (2007). Uncertainty, entitativi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 135–142.
- Ip, G. W. M., Chiu, C. Y., & Wan, C. (2006). Birds of a feather and birds flocking together: Physical versus behavioral cues may lead to trait-versus goal-based group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368–381.
- Kashima, Y. (2004).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entitativ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reality. In V. Yzerbyt, C. M. Judd, & O. Corneille (Eds.),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perception: Perceived variability, entitativity, and essentialism* (pp. 257–27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Kashima, Y., Kashima, E. S., Chiu, C., Farsides, T., Gelfand, M. J., Hong, Y., et al. (2005). Culture, essentialism, and agency: Are individuals universally believed to be more real entities than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147–169.
- Keller, J. (2005). In genes we trust: The biological component of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chanisms of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686–702.
- Lickel, B., Hamilton, D. L., Wierzchowska, G., Lewis, A., Sherman, S. J., & Uhles, A. N. (2000). Varieties of groups and the perception of group entita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223–246.
- Lickel, B., Miller, N., Stenstrom, D. M., Denson, T. F., & Schmader, T. (2006). Vicarious retribution: The role of collective blame in intergroup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372–390.
- Newheiser, A. K., Tausch, N., Dovidio, J. F., & Hewstone, M. (2009). Entitativity and prejudice: Examining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ttitude certain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920–926.
- Rutchick, A. M., Hamilton, D. L., & Sack, J. D. (2008). Antecedents of entitativity in categorically and dynamically construed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905–921.
- Sacchi, S., Castano, E., & Brauer, M. (2009). Perceiving one's nation: Entitativity, agency and secu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 321–332.
- Sani, F. (2005). When subgroups secede: Extending and refin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schism in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074–1086.
- Sani, F., & Todman, J. (2002). Should we stay or should we go? A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schisms in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1647–1655.
- Spencer-Rodgers, J., Hamilton, D. L., & Sherman, S. J. (2007). The central role of entitativity in stereotypes of social categories and task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369–388.
- Spencer-Rodgers, J., Williams, M. J., Hamilton, D. L., Peng, K. P., & Wang, L. (2007). Culture and group perception: Dispositional and stereotypic inferences about novel and national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525–543.
- Stenstrom, D. M., Lickel, B., Denson, T. F., & Miller, N. (2008). The roles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outgroup entitativity in intergroup retribu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570–1582.
-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European Monographs in Social Psychology*, 14. London: Academic Press.
- Verkuyten, M., & Yildiz, A. A. (2007).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1448–1462.
- Yzerbyt, V. Y., Judd, C. M., & Corneille, O. (2004). Perceived variability, entitativity, and essentialism: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V. Yzerbyt, C. M. Judd, & O. Corneille (Eds.),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perception: Perceived variability, entitativity, and essentialism* (pp. 101–124).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The Entitativity of Social Group: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YANG Xiao-Li^{1,2}; LIU Li²; LI Qiong²; WAN Mei-Na²

(¹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Key Lab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entitativity of social groups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groups are perceived to be a significantly substantive entity. Entitativity is influenced by perceiver, social contexts and cultural factors. It ha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It affects ingroup identification, stereotypes, bias and group conflict. Group entitativity is not either a positive or a negative group attribute per se; rather, i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r and the group. The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focus on how to enhance the positiveness of group entitativity, and how to strengthen entitativity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context, so as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groups; entitativity; intergroup relations